

管子

国学经典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国学经典

管

子

姚晓娟 汪银峰
注译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管子/姚晓娟, 汪银峰注译. —郑州:中州古籍
出版社, 2010.5
(国学经典)
ISBN 978 - 7 - 5348 - 3335 - 9

I . ①管… II . ①姚… ②汪… III . ①管子 ②管子 -
译文 ③管子 - 注释 IV . ①B226.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9973 号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单位: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河南龙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640mm × 960mm **1/16** **印张:**24.75

字数:280 千字 **印数:**1 - 5200 册

版次: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管子

前 言

管仲，名夷吾，字仲，春秋初期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早年经商，公元前 685 年为齐卿。为政期间，辅佐桓公“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同时“贵轻重，慎权衡”，终于成就了齐桓公的霸业。《管子》旧题为管仲所撰，但前人对此早已提出各种疑问，如宋朱熹就认为《管子》“非管仲所著”，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今考其文，大抵后人附会，多于仲之本书。其他姑无论，即仲卒于桓公之前，而篇中处处称桓公，其不出仲手，已无疑义矣。”它大约是战国及其后的一批零碎著作的总集。通观《管子》全书，其思想相当驳杂，难怪《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道家，而《隋书·经籍志》又将其列为法家。事实上，全书还不乏兵家、纵横家、农家、阴阳家、儒家之言。由此可见，《管子》一书乃是内容包罗万象，论证细密流畅，既博采众长，又以王霸论为核心的杂著，并非一时一人之作。正因为此，该书才有“简篇错乱，文字夺误”之弊，然而这并不影响《管子》作为先秦两汉诸子论著中“奇文”地位，甚至有学者认为“先秦诸子之博大精深，无出其右者，孔孟老庄申韩荀墨所不及也”。不仅如此，该书对于后人研究管子的思想，亦具有宝贵的史料和学术价值。

作为中华文化史上的一朵奇葩，《管子》对后世的影响是极为深

远的，古代文献提及《管子》之处颇多，如《韩非子·五蠹》：“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司马迁著《史记》时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其书世多有之。”可见其成书之早，流传之广。至汉成帝时，刘向搜集史料，勘定文字，删繁就简，编定《管子》共 86 篇，今本实存 76 篇，其余 10 篇仅存目录。《管子》76 篇，可划为分属不同体裁的八大类：《经言》9 篇，《外言》8 篇，《内言》7 篇，《短语》17 篇，《区言》5 篇，《杂篇》10 篇，《管子解》4 篇，《管子轻重》16 篇。全书内容相当丰富，正如著名史学家罗根泽在《管子探源》中指出：“《管子》八十六篇，今亡者才十篇，在先秦诸子，裒为巨帙，远非他书所及。《心术》、《白心》诠释道体，老庄之书未能远过；《法法》、《明法》究论法理，韩非《定法》、《难势》未敢多让；《牧民》、《形势》、《正世》、《治国》多政治之言；《轻重》诸篇又多为理财之语；阴阳则有《宙合》、《侈靡》、《四时》、《五行》；用兵则有《七法》、《兵法》、《制分》；地理则有《地员》；《弟子职》言礼；《水地》言医；其他诸篇亦皆率有孤诣。各家学说，保存最多，诠发甚精，诚战国秦汉学术之宝藏也。”

《管子》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是哲学，提出了精气为万物本原的朴素唯物主义精气说，管仲学派认为，精气是构成万物的最小颗粒，又是构成无限宇宙的实体，说明了世界的物质性。

《管子》的政治思想是战国以来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主要以顺民心、利民生为原则，指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霸言》）。在具体安邦治国的方略上，《管子》设计了一整套国家基本管理体制和制度。如乡里制度的设置，可以看做秦郡县制的先声，影响广泛，意义深远。

《管子》还是一部优秀的军事著作，首次提出商利战，以此制服别国。此外还非常重视用兵的谋略和智慧，尤其强调对士兵的训练和

兵器的重要性，这些都足以显示管仲学派在军事研究领域的非凡造诣。

《管子》思想的核心之处在于它的政治经济理论。举凡农、工、商业、财政货币、价格理论、消费学说，几乎都有涉及，可谓内容多而范围广。提出了“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民生主义思想。在具体方略上，《管子》主张盐铁官营，铸造货币，掌控粮食，国家控制商品流通，增加财政收入，防止贫富悬殊。尤其是《管子》关于“轻重”的理论，把春秋以来已流行的“轻重”概念，广泛用于包括货币、价格、商品、贸易等人们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特别是从封建国家的角度出发，把货币问题当做阐发的重点，而发展了货币是封建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工具的思想，它强调指出：“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货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国蓄》）。此后，由《管子》阐发的“轻重”概念成为人们讨论货币问题的专用范畴，这一学说要比西方同等层次的理论早出现近两千年，在这个意义上，管子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

《管子》一书素来被认为是难读难解之作，自刘向校定的《管子》问世以后，这部书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偶有提及，亦是只言片语。直到唐代，魏征《管子治要》、杜佑《管子指略》，尤其是尹知章注本的出现，打破了《管子》备受冷落的局面。到了宋代，又出现了《管子》两种刊行本，即杨忱本和墨宝堂本。明清时期，《管子》研究成果颇丰，涌现出大量的著述和刊本，明代以刘绩《管子补注》、赵用贤《管韩合刻》影响最大、流传最为广泛。清代学者重视训诂考释，王念孙《管子杂志》、戴望《管子校正》都以校释精审、引用繁复而见长。近代以来，罗根泽《管子探源》和郭沫若《管子集校》的出现，为《管子》研究开辟了新的领

域和视角，成为当时《管子》研究集大成的代表作品。

由于篇幅所限，该选注本所选篇目皆是历来备受推崇，最能代表管子思想的经典之作。如反映管子哲学思想的《心术》（上、下）、《白心》、《内业》等；反映政治思想的《法禁》、《重令》、《法法》、《任法》等；反映军事思想的《七法》、《兵法》、《参患》、《制分》等；反映经济思想的《牧民》、《治国》、《国蓄》、《轻重》诸篇。本书以文字校释为基础，以串解文句、梳理文意为重点，旨在为广大读者提供一种便于阅读和参考的读本。在所据的版本上，本书主要以明赵用贤本为底本，同时参考其他一些重要注本。注释上，对尹注、郭沫若《管子集校》、赵守正《管子通释》、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等著述多有采撷，并在注释中一一注明。为了更切合原文之意，译文多采用直译，力图做到简明扼要，详略分明，其中包含不少作者个人的见解。由于译注者水平有限，错谬之处在所难免，恳祈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姚晓娟

2009年11月于长春星城国际寓所

目 录

牧民	9
形势	16
权修	23
立政	32
乘马	44
七法	57
五辅	68
法禁	77
重令	83
法法	91
兵法	109
小匡	116
霸形	145
霸言	153
戒	164
参患	173
制分	177
君臣上	180

君臣下	192
四称	205
心术上	210
心术下	218
白心	223
任法	232
明法	241
治国	244
内业	249
小问	258
禁藏	271
国蓄	282
山国轨	292
山权数	300
山至数	310
国准	324
轻重甲	327
轻重乙	348
轻重丁	362
轻重戊	380
轻重己	390

牧 民

凡有地牧^①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库。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②则民留处，仓库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③，四维^④张则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⑤；守国之度，在饰^⑥四维；顺^⑦民之经，在明鬼神、祗山川、敬宗庙、恭祖旧^⑧。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库不盈。野荒旷则民乃菅^⑨，上无量则民乃妄，文巧不禁则民乃淫，不璋两原则刑乃繁^⑩。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⑪，不祗山川则威令不闻，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⑫，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右国颂。

[注释]

①牧：统治、管理。牧民，即治民。②辟举：尹知章云：“举，尽也，言地尽辟，则人留而安居处也。”戴望云：“举、处为韵。”③服度：服，用；度，法制。六亲：即父母兄弟妻子。④四维：即礼、义、廉、耻。⑤文巧：郭沫若云：“文巧，犹奇技淫巧。”⑥饰：通“饬”。饬四维，即正四维。⑦顺：通“训”，训导。⑧明、祗、敬、恭：四字同义。祖旧：颜昌峣云：“祖谓宗亲，旧谓故旧。”⑨菅：疑“荒”字之误，怠惰。荒、旷为韵。⑩璋：塞也。两原：尹知章云：“谓妄之原，上无量也；淫之原，不禁文巧也。”⑪悟：疑为“信”字之误，信、神为韵。⑫校：尹知章云：“校，效也。君无所尊，民亦效之。”

[译文]

凡是拥有土地、管理百姓的君主，一定要致力于四季的农事，确保粮仓的贮备。国家财力充足，远方的人就会来归顺；荒地都开发了，人民就会留下安居。粮食充实，百姓就会懂得礼节；衣食丰足，百姓就会懂得荣辱。君主实行法制，六亲就能团结；四维得到推行，君令就可以贯彻。因此精简刑罚的关键在于禁止奇技淫巧，巩固国家的准则在于整饬四维，训导人民的办法在于尊敬鬼神、山川、祖宗和宗亲故旧。不重视天时，财富就不能增长；不重视地利，粮食就不会充足。田野荒芜，人民就会怠惰；君主无度，人民就会妄为；不禁止奇技淫巧，人民就会放纵；不堵塞这两个根源，刑罚就会大量增多。不尊敬鬼神，小民就不会信从；不祭祀山川，威令就不能远播；不敬重祖宗，百姓就会仿效；不尊重宗亲故旧，孝悌就不完备。不推行四维，国家就会灭亡。

以上“国颂”。

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①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②，义不自进^③，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

右四维。

[注释]

①错：衍文。②节：规范。③自进：妄自求进。

[译文]

国家有四维。一维断绝，国家就会倾斜；两维断绝，国家就会危险；三维断绝，国家就会倾覆；四维断绝，国家就会灭亡。倾斜可以扶正，危险可以挽救，倾覆可以再起，灭亡就不可恢复了。什

什么是四维呢？一是礼，二是义，三是廉，四是耻。有礼，就不会超越规范；有义，就不会妄自求进；有廉，就不会掩饰过错；有耻，就不会趋从邪曲。因此，不超越规范，君主的地位就安定；不妄自求进，人们就不会巧谋欺诈；不掩饰过错，行为就自然端正；不趋从邪曲，邪恶的事情就不会发生。

以上“四维”。

政之所兴^①，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②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刑罚不足以畏^③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④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⑤，政之宝也。

右四顺。

[注释]

①兴：行也，推行。②佚：通“逸”，安逸，安闲。③畏：威。④意：民意。⑤予：给予。取：取得。

[译文]

政令所以能够推行，在于顺应民心；政令所以被废弛，在于违背民心。人民厌恶忧劳，我就使他们安逸；人民厌恶贫贱，我就使他们富贵；人民厌恶危难，我就使他们安定；人民厌恶绝后，我就使他们生育繁衍。如果能使人民安逸，他们就会为此承受忧劳；能使人民富贵，他们就会为此忍受贫贱；能使人民安定，他们就会为此承担危难；能使人民生育繁衍，他们就会为此献出生命。因此，刑罚不足以使人民受到威慑，杀戮不足以使人民心悦诚服。刑罚繁

重而民意不畏惧，政令就无法推行了；杀戮众多而人心不服，君主的地位就危险了。因此，满足人民上述的四种愿望，那么远方的人也会来归附；强行上述四种厌恶的事情，那么亲近的人也会叛离。由此可见，懂得给予就是取得的道理，是治国的法宝啊！

以上“四顺”。

错^①国于不倾之地，积于不涸之仓，藏于不竭之府，下令于流水之原，使民于不争之官^②，明必死之路，开必得之门。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错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顺民心也；使民于不争之官者，使各为其所长也；明必死之路者，严刑罚也；开必得之门者，信^③庆赏也；不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强民以其所恶也；不处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④也；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故授有德，则国安；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令顺民心，则威令行；使民各为其所长，则用备；严刑罚，则民远邪；信庆赏，则民轻难；量民力，则事无不成；不强民以其所恶，则诈伪不生；不偷取一世，则民无怨心；不欺其民，则下亲其上。

右士^⑤经。

[注释]

①错：通“厝”，放置。②官：职位。③信：守信。④世：当作“时”。《韩非子·难一》：“以诈遇民，偷取一时，后必无复。”可证。⑤士：顾广圻认为：“‘士’字当是‘十一’，二字并写之误。”

[译文]

把国家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把粮食积存在取之不尽的粮仓里，把财货贮藏在用之不竭的府库里，把政令下达在流水的源头

上，把人民安置在无所争议的职位上，向人们指出犯罪必死的道路，向人们敞开立功必赏的大门。不从事办不到的事情，不追求得不到的利益，不贪恋难得持久的安逸，不去做不可重复的行为。所谓把国家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就是把政权交给有德行的人；所谓把粮食积存在取之不尽的粮仓里，就是要从事粮食生产；所谓把财富贮藏在用之不竭的府库里，就是要种植桑麻、饲养六畜；所谓把政令下达在流水的源头上，就是政令要顺应民心；所谓把人民安置在无所争议的职位上，就是要使人们各尽其所长。所谓向人民指出犯罪必死的道路，就要严厉刑罚；所谓向人民敞开立功必赏的大门，就要守信奖赏；所谓不从事办不到的事情，就是要度量民力；所谓不追求得不到的利益，就是不要用人民所厌恶的事情去强迫他们；所谓不贪恋难得持久的安逸，就是不要贪图一时的侥幸；所谓不去做不可重复的行为，就是不要欺骗人民。因此，把政权交给有德行的人，国家就会安定；从事粮食生产，食物就会充足；种植桑麻、饲养六畜，人民就会富裕；政令顺应民心，威令就可以贯彻；使人民各尽所长，器用就能齐备；严厉刑罚，人民就会远离邪曲；守信奖赏，人民就会轻视死难；度量民力而行，事情没有不成功的；不用人民所厌恶的事情去强迫他们，欺诈作假的行为就不会发生；不贪图一时的侥幸，人民就不会有怨恨之心；不欺骗人民，人民就会拥戴君主。

以上“十一经”。

以家为^①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毋曰不同生，远者不听；毋曰不同乡，远者不行；毋曰不同国，远者不从。如地如天，何私何亲？如月如日，唯君之节^②！

御民之轡^③，在上之所貴；道^④民之門，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毋蔽汝惡，毋異^⑤汝度，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⑥，是謂聖王。

城郭沟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強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眾。惟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故禍不萌。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故知時^⑦者可立以為長，无私者可置以為政，審于時而察于用^⑧，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為君也。緩者後于事，吝于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

右六親五法。

[注釋]

①為：治理。②節：氣度。③轡：繮繩，這裡指方法。④道：通“導”，引導。⑤異：通“易”，改變。⑥“言室”二句：《韓非子·難三》：“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是謂天下王。’”滿，即聲滿。⑦時：時勢。⑧用：資財。

[譯文]

按照治家的方法治理鄉，鄉不能治好；按照治鄉的方法治理國，國不能治好；按照治國的方法治理天下，天下不可能治好。應該按照治家的方法治家，按照治鄉的方法治鄉，按照治國的方法治國，按照治天下的方法治理天下。不要因為不同姓，就不聽取外姓人的意見；不要因為不同鄉，就不採納外鄉人的辦法；不要因為不同國，就不聽從別國人的建議。要像天地覆蓋承載萬物一樣，沒有親疏；要像日月普照寰宇一樣，這才是君主的氣度！

駕馭人民的方法，在於君主重視什麼；引導人民的法門，在於君主提倡什麼；号召人民的途徑，在於君主喜好什麼、厌恶什麼。因此，君主追求的東西，臣下就想得到；君主愛吃東西，臣下就